

經義述聞

冊八

學風考

卷之二

經義述聞第十七

高郵王引之

春秋左傳上七十條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宋衛實難 從自及也 惡之易也 發幣

于公卿 宋公不王 辱在寡人 不能共億 日失其序 隰郕

登降有數 滅德立違 王亦能軍 始殺而嘗 日虞四邑之

至 天之不假易 兩政 徒人費 伯父無裏言 命之宥 馬

三匹 正班爵之義 東關嬖五 龍涼 五侯九伯 漢水以為

池 雖衆 輔車相依 神必據我 藐諸孤 不可以貳 登應乃

懿德 受下卿之禮 感憂以重我 其卜貳圉也 宗邱 姪其

從姑 懷公命無從亡人 波及晉國 臣之罪甚多矣 丁未朝

于武宮 弔二叔之不咸 以狄師攻王 子臧之服 商密 錯

簡二十八字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曰稱舍於墓 三

百 以亢其讎 請與君之士戲 韞鞞鞅鞶 以相及也 昌歆

必親其共 必死是閒 具囿 其為死君乎 不替孟明孤之

過也 呼 殺女而立職 卿出並聘 秦穆公 表儀 秣馬蓐

食 以門賞彫班 邴邴 無能為故也 克減侯宣多 謂之饗

餐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隱五年左傳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

公不射釋文鳥獸之肉一本作其肉引之謹案一本是也此以鳥獸

二字絕句其字下屬為義言鳥獸固畋獵時所射若其肉不登於俎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此鳥獸也文義甚明

至 天 宋衛實難 求而無之實難 人犧實難

六年傳宋衛實難鄭何能為文六年傳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昭

二十二年傳人犧實難己犧何害 周語 晉語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

及之何害引之謹案實是也 爾雅寔是也 難患也 韋注齊語曰患難

也 宋衛實難者言唯宋衛是患也求而無之實難者言唯求而無之

是患也人犧實難者言唯他人為犧是患也 人喻子猛 犧喻見寵 夫戮出於身

也 宋衛實難者言唯宋衛是患也求而無之實難者言唯求而無之

是患也人犧實難者言唯他人為犧是患也 人喻子猛 犧喻見寵 夫戮出於身

實難者言唯戮出於身是患也昭元年傳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言  
吾唯不能是患也文義正與此同杜注宋衛實難云可畏難也尚與  
憂患之義相近其注求而無之實難云難卒得傳已云求而無之矣  
何須更言難卒得乎注人犧實難云不宜假人以招禍難賓起言子  
猛見寵是吾所患豈招禍難之謂乎韋注周語云人犧謂難也為人  
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亦未達  
實起語意章注晉語夫戮出於身實難云難居也晉語但言難不言難居  
何得增字以解之乎此皆不知難之訓患故臆為之說而卒無一當  
也古人多謂患為難詳見非無賄之難下

從自及也 荀伯不復從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杜注曰從隨也引之謹案隨自及也殊不為詞  
從疑當作徒言長惡不悛無害於人徒自害而已隸書從字作徒形  
與徒相似故徒譌作從齊風載驅箋徒為淫亂之行釋文徒一本作從  
從列子天瑞篇食於道徒釋文徒一本作從  
莊子至樂篇食於道從釋文從本或作徒呂氏春秋禁塞篇承從多  
羣從一本作徒史記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字子徒家語  
七十二弟子又成十六年傳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

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杜注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釋文從徐子容反音或如字家大人曰杜言不復故道故徐讀從為蹤跡之蹤不復蹤之語殊為不詞若從讀如字則不復從下須加故道二字而其義始明且林父兵敗而歸未必不由故道也從蓋亦徒字之誤邲之敗舟中之指可掬則徒眾之不反者多矣故云不復徒不振旅不反命不復徒三者相對為文晉語作邲之役三軍不振旅亦指徒眾而言

惡之易也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杜解惡之易曰言惡易長家大人曰杜讀易為難易之易而以長字增成其義殆失之迂矣案易者延也謂惡之蔓延也大雅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盤庚曰無俾易種子茲新邑謂延種于新邑也秦策曰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謂延患於後也魯語曰譬之如疾余恐易焉韋注疾疫厲也謂禍之相延亦如疫厲

之相延也上文曰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惡之延易禍及於身而不可救正如火之燎原而不可撲滅故引商書以明之惡之延易亦如草之滋蔓而不可除故又引周任之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亦是除惡務盡毋使滋蔓之意也東觀漢記載杜林疏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正取延易之義

發幣于公卿

七年傳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正義曰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引之謹案發幣猶致幣也呂氏春秋報更篇因發酒於宣孟高誘注曰發猶致也周語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魯語賓發幣於大夫義並同

宋公不王

諸侯有王

九年傳宋公不王杜注曰不共王職莊二十三年傳曹劌曰會以訓

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杜以諸侯有王為從王事家大人曰諸侯見於天子曰王王之言往也往見於天子也宋公不王猶言宋公不朝周語曰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諸侯有王王有巡守猶言諸侯有朝王有巡守上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謂諸侯相朝也此言諸侯有王謂諸侯朝於天子也故魯語載曹劌之言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商頌殷武篇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鄭箋曰世見曰王曹風下泉篇四國有王箋曰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王事鄭注曰王事以王之事來也引詩莫敢不來王小行人凡諸侯入王鄭衆注曰入王朝于王也引左傳宋公不王及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辱在寡人

十一年傳君與滕君辱在寡人杜注不解在字引之謹案爾雅曰在



存也存問之也周官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覘五歲徧省大戴禮朝事篇存作在聘禮記曰子以君命在寡君鄭注曰在存也襄二十六年傳曰吾子獨不在寡人杜注曰在存問之也又成四年傳曰君若辱在寡君襄三十一年傳曰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昭二十八年傳曰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吳語曰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並同此義

又高祖不能共億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杜注曰共給億安也家大人曰杜訓共爲給億爲安給與安各爲一意則文不相屬今案共字當讀去聲共億猶今人言相安也一二父兄不能共安猶下文言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也言寡人尙不能安同姓之臣而況敢以許爲己有乎

曰失其序

周之子孫曰失其序家大人曰序與敘同爾雅曰敘緒也周頌閔子

小子篇繼序思不忘毛傳曰序緒也魯頌闕宮傳曰緒業也

隰邨

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邨杜注隰邨曰在懷縣西南釋

文邨尙征反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懷有隰城注曰左傳曰王取鄭

隰城取當為與杜預曰在縣西南僖二十五年傳曰取大叔于温殺之于

隰城引之謹案古城字多作成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曲城圉侯蟲

達漢表城作成漢書地理志勃海郡阜城司隸校尉魯峻碑城作成

又高成績漢書郡國志成作城是也蓋古本作隰成後人因與上文

温原絺樊連讀而誤以隰成爲二邑名遂於成旁加下不知成爲城

之借字隰成猶言京城亳城成非邑名也譌誤之中可以想見古體

若使原文徑作城字則義已顯著不得誤爲邨矣

登降有數

桓二年傳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杜注曰登降謂上下尊卑引之

謹案登降以數言之非以位言之也登謂增其數降謂減其數也昭

三年傳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曰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  
廣雅屨減也屨與降同襄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是增謂  
之登減謂之降也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秋官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歲登下其死生鄭注曰登上也下猶去也每歲  
更箸生去死登下猶言登降皆謂增減之也登降有數者若藻有五  
采三采二采旂有十二旂九旂七旂五旂纓有十二就九就七就五  
就尊者增其數卑者減其數也杜注未得傳意

滅德立違

今滅德立違杜注曰謂立華督違命之臣家大人曰違邪也與回邪

之回聲近而義同

小雅鼓鐘篇其德不回毛傳回邪也大雅大明篇厥德不回毛傳回違也堯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

左傳作靖譖庸回杜注回邪也昭二十六

年左傳君無違德論衡變虛篇作回德立違謂立姦回之臣上文

曰昭德塞違

正義曰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則以杜言

違命而遷就其說耳

下文曰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又曰君違不忘

諫之以德是違為邪也故下文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六年傳曰

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謂無邪心也襄二十六年傳曰正其違而治其煩謂正其邪也昭二十年傳曰動無違事謂無邪事也二十六年傳曰君無違德謂無邪德也周語曰動置百姓以逞其違晉語曰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並曰違邪也滅德立違與昭德塞違正相反則違非違命之謂也華督之事豈止於違命而已乎

王亦能軍

五年傳王亦能軍杜注曰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引之謹案王已傷矣尚安能殿自古軍敗而殿皆羣臣為之不聞王侯身自為殿也亦當為不字形相似而誤此言王之餘師不復能成軍耳宣十二年傳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正與此同試連上文讀曰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不能軍皆甚言王師之敗也若云王亦能軍則與上文隔闕矣試連下文讀曰王不能軍祝聃請從之是聃以王不能軍故欲乘其敝也哀十一年傳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且有請從之三正與此同

若云王亦能軍則又與下文隔闕矣

三十三始殺而嘗

杜注曰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正義曰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引之謹案賈服二家之說是也月令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此言其盛非言其始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羸是陰氣始殺在建申之月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鄭注曰黍稷之屬於是始孰管子輕重己篇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孰天子祀於大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是嘉穀始孰嘗於宗廟亦在建申之月故春秋繁露曰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何得以爲建酉之月乎且上文啓蟄而郊杜以爲建寅之月龍見而雩爲建巳之月下文閉蟄而烝爲建亥之月皆春夏與冬之孟月則此當爲孟秋建申之月明甚正義曰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

實起於建申之月已得之矣而又云建酉者言其下限則由徇杜氏之失也正義又曰釋例引詩蒹葭蒼蒼白露為霜以證始殺百草案白露為霜則九月霜降時矣九月斗建戌不建酉豈西月始殺之證乎釋例之說殆不足據當從古注以為孟秋

日虞四邑之至 始吾有虞於子

十一年傳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曰方言曰虞

望也廣雅同言日望四邑之至也昭六年傳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

杜注曰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為己法案虞亦望也言昔也吾有望

於子今則無望矣

天之不假易

十三年傳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杜注曰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家大人曰假易猶寬縱也天不假易謂天道之不相寬縱也僖

三十三年傳曰敵不可縱史記春申君傳敵不可假秦策作敵不可

易是假易皆寬縱之意也賈子道術篇曰包眾容易之謂裕是易與寬容同義廣雅曰假敷也

敎與易古字通

兩政

十八年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杜注並后曰妾如后注匹  
 嫡曰庶如嫡注兩政曰臣擅命注耦國曰都如國引之謹案杜釋兩  
 政與上下文異義非也政非政事之政謂正卿也爾雅曰正長也正  
 卿為百官之長故謂之正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賂晉六正杜彼注曰  
 三軍之六卿是也閔二年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注曰國政正  
 卿也見史記晉世家集解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政欲盡去之杜彼注曰故政  
 輒之臣史記衛世家作莊公欲盡誅大臣周語昔先大夫荀伯自下  
 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韋注並曰升為正卿是正與  
 政通也兩政者寵臣之權與正卿相敵也曰並曰匹曰兩曰耦皆相  
 敵之詞閔二年傳曰內寵並后即此所云並后也曰嬖子配適即此  
 所云匹嫡也曰大都耦國即此所云耦國也曰外寵二政即此所云  
 兩政也政正卿也外寵之並於正卿亦猶內寵之並后嬖子之配適

大都之耦國故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韓子說疑篇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此尤其明證矣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臣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義與韓子同杜於並后匹嫡耦國皆依閱二年傳為訓而於兩政獨曰臣擅命則誤以政為政事故耳

徒人費

莊八年傳誅屨於徒人費引之謹案徒當為侍字之誤也侍人即寺

人秦風車鄰篇寺人之令釋文寺本或作侍傳二十四年左傳寺人披釋文寺本又作侍昭十年傳寺人柳釋文寺又作侍二十五年

傳侍人僚相釋文侍本亦作寺襄二九年穀梁傳寺人人本又作侍人又襄二十五年左傳侍人賈舉昭二十一年傳公使

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哀二十五年傳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孟子萬章篇侍人瘠環竝與寺人同顏師古匡謬正俗強為

分別非也下文鞭之見血與齊莊公鞭侍人賈舉相類又曰費請先入伏

公而出鬪明是侍人給事宮中者漢書古今人表作寺人費是其明



證也下文石之紛如孟陽皆侍人也不言侍人者蒙侍人費之文而省也若作徒人則文字相承之理不見且徧考書傳豈有徒人之官乎杜於石之紛如孟陽並注曰小臣而徒人費無注且僖二年齊寺人貂注曰寺人內奄官成十七年寺人孟張注曰寺人奄士而此獨無注蓋所見本已誤爲徒人故疑而闕之也釋文出徒人費三字顏師古注漢書寺人費曰即徒人費也廣韻人字注曰亦複姓齊有徒人費元和姓纂同皆據誤本左傳也管子大匡篇作徒人費亦後人據左傳改之

伯父無裏言

十四年傳鄭厲公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杜解無裏言曰無納我之言家大人曰無裏言謂不通內言於外非謂無納我之言也襄二十六年傳衛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寡人怨矣對曰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也不通